

〈解鎖人生〉

文學類 大專社會組 佳作 黃王鳳蓮

那個年代、那個從年幼懵懂的我，無法接收清晰的聲音，歲月緩緩行走，一路上默默的看不到路的盡頭。童年的影像，遙遠漫長，卻能夠鮮明定格每一次換場的片段。

時光的腳步未曾停歇過，人生故事在翻頁中，有些來不及記錄珍藏；有些牢牢嵌入生命記憶匣。滿滿的溫暖跨越過渺遠的思念，即使最摯愛的親人陸續在公媽龕裡認祖歸宗，我依然刻苦銘心記憶著。

從懂事以來，我的中耳槽一直是淤積在黃綠的濃臭沼澤裡。很早的時候，只能用粗糙的草紙阻斷滲流出口，卻汲不乾「耳囊內」汨汨的膿水，夜眠時，只能練就平躺的睡姿，防止枕頭上任性侵略的版圖。

住在鄉下的日子，阿嬤的紅眠床沒有火艷的熱情，卻有一股暖暖古香的溫度。如慈藹的臥佛尊像，搖著葵扇搧風，阿嬤用那厚繭的手掌，輕輕的摩娑著我勻稱呼吸的肚皮，配上夏日蛙鳴和弦，在徐徐夜風中，宛如仲夏夜演出曲曲動人的舒眠樂章。

然而，在睡眼矇矓中，我卻時時焦慮阿嬤會摩撫我的耳垂子，再用她的衣袖憐惜的拭擦濕黏的膿汁。隔天一早，只見阿嬤迫不及待的將明礬放入搗藥鉢，相較於昨夜溫柔舒緩的力道，此時的節奏混亂失序，阿嬤深信晶體塊的白色明礬敲碎搗成粉狀，敷入耳囊內，一定可以抑制細菌生長、消炎止膿水。

阿嬤的愛，積極付出行動，也讓我開啟了疼痛的內在對話。一輪雙氧水的洗禮後，用鼓仔紙捲成細管，再舀些明礬細粉，深入耳囊敷入，瞬間，強度的劇痛指數衝破雲端，縱使壓制身體的顫動，也無法控制兩行的淚洪，大人說，要忍耐、一定要忍耐，可我真的忍耐逾一甲子。

每當我想起過往情事，在那素樸艱困的日子裡，仍流動著認命依順而不低頭的骨氣。

七歲那年，舉家漂移城市居住，我們的家沒有一刻靜止的氣息，家徒四壁的生活，阿爸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媽媽有做不完的家務事，還要做手工添補家用。小孩子的生長過程，沒有太多做人做事的教條，生了病也只能靠掛在牆壁上的藥袋，尋找病狀圖騰的標示，暫時解決疼痛的不適，而我的耳疾竟是遺落在「藥袋」外的孤獨星。

直到上小學時，我聽不懂國語，年輕女老師聲音細細的、銳利的大眼睛，

卻讓我驚恐不安，忽忽的音量更是我畏怯的致命傷。我偷偷斜視木窗外熟悉的身影，與小叔叔無聲相視，不斷揮舞的手語，也無法即時傳遞彼此的通關密碼。

小叔叔回鄉了，沒有人帶我去上學，陌生的男同學坐在我昨天的位子，以為自己走錯教室，悄悄的離開教室，慢慢的走出學校，不敢回家，只能躲在無人出沒的小巷弄，害怕被熟面孔發現流浪的小女孩。

爾後，這般躲躲藏藏的日子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每天等待放學路隊出現，再偷偷混入陌生的人群裡。終於，東窗事發，告密人是鄰居阿桑，我被拖著回家，阿爸喝令我跪下，皮帶狠狠的抽鞭遍體，怒氣爆表，理智線失控，手勁力大無比。

阿爸嚴厲的極刑，道道傷痕烙印在心底，重重的摑了臉頰，傷得耳聾滲血，媽媽全力的護著我，也挨了好幾道滴血斑的紅腫肌理，交雜著媽媽不斷苦苦哀求的哭嚎聲：「你是想欲共查某团拍乎死嗎……？」未曾遺忘的傷痛歷程，或許是磨難的開始，然而，總是勇敢想起這一幕場景，面對挫敗和絕望時，終將是化為無畏無懼的能量。

我和阿爸，從此生命的傷痛築起時光玻璃磚，彼此在模糊的視窗下，唯有沉默才能內化孤獨的成長空間，我清楚地記著阿爸說，戶口名簿的名單內，我的名字不是他取的，好命歹命自己去承受。

爸媽不識字，我開始認真學國語、學寫字，阿爸不在家的日子，看見堅強的媽媽為我們扛起艱困的包袱，忍著孤寂的青春歲月，媽媽的夢想，想必就是期望子女填補她不識字的遺憾。

讀國小時，「臭耳聾」的嘲諷冠冕，讓我失去與同學互動的情誼，沉靜與冷漠成了同儕之間的對立。班上有一位男同學，常常用橡皮筋彈射我的背肌，甚至用彈指神功侵襲我的手臂，有時還把水彈潑在我身上，指弓花招百出。我當然知道，只要成績超越他，抽屜裡總會埋伏各類昆蟲奇兵，若是我沒有驚悚的表情，下一場將會是更轟轟烈烈的佈局。

有一次，他原本帶了捕鼠籠，準備讓老鼠繞場大鬧一番，就是想引我驚聲尖叫，沒想到那天早上，老師比我先進教室，果不其然，老師嚇得花容失色，瞬間絆倒了，短裙露腿、衣不蔽體、春光外洩，而男同學早已遁逃無影無蹤。

數年前，我在社區鄰里的競選看板上，閃過一組熟悉的名字，原來，他已是一位資深優秀熱心服務的老里長。

十五歲那年，阿爸說要載我去鐵路醫院看耳聾仔，第一次坐上阿爸的卡達車，心情忐忑不安，但是，我沒有勇氣摟抱阿爸的腰環，也不敢依偎阿爸厚實的背脊上，只有緊緊的抓著鐵坐墊。第一次父女相伴，行經中華路，時值秋日，秋風透著習習涼意，鑽進暖暖的心房，突然覺得眼眶濕熱……。

在古樸的鐵路醫院裡，看診後，又做了聽力檢查，醫生說：「拖太久了！」慢性中耳炎耳朵長期流膿，耳鏡破洞造成聽覺損傷，先點藥水治療，再觀察一段時間。可我也沒有再去複診，耳疾也一直沒有好轉。

直到二十歲時，我才決定上手術台為耳疾進行開刀，補耳鏡完成鼓膜成形，手術改善了感染部份，然而，耳蝸神經早已壞死，神經性聽障也不會恢復了。這固然是一道生命的聖旨詔告，似乎也沒有讓我痛徹心扉，只是心情跌到谷底。不完美的人生體驗、受創的生命歷程，有說不完的辛酸故事，撫摸創痛癒合後的疤痕，悄悄給自己一個含淚的微笑。

慶幸自己還有文字為友，童年時期，沒有充裕的經濟能力可以買課外書，同學棄置的國語日報，是當時最奢侈的精神糧食。青春時期，我和二妹窩居一坪多的通舖，小木箱是我們共用的書桌，夜深人靜時，邊寫日記、邊聽由藍青主持的廣播節目。文字築起少年多愁善感的藩籬，一本又一本的日記堆疊，媽媽說：「不要再寫什麼心內事了。」搬家多次，文字裡的秘密基地，早已埋葬在永不逆行的歲月裡。

時光巨輪的節奏，始終未曾劃上休止符，時序遞嬗。回首自己的婚姻，夫妻之間的相處之道，幾乎沒有太多的繁華和夢想，我常有任性負面的情緒，而他總是只有給予日常不過的對話。

想起初次見面那天，一碗四果剉冰，啟動另一段旅程的開始，細雪般的剉冰，直落淺碗中，慢慢堆積出一座小山丘，四果蜜餞層層鋪在冰丘上，色彩對比飽和，用鐵湯匙舀起塌陷的冰山，兩個人面對面坐著，突然，眼前呈現煙霧般的迷濛，準備好的告白台詞，一時間竟然哽咽結巴，和另一端所散發出來的暖流，恰如融化糖汁下的梅酸瓜甜的細冰，酸酸甜甜好滋味。

那一年的夏天，遇見彼此的缺憾和相惜，記憶一直存在歲月累積的理性和感性中。

回顧人生，我被「聽障」身份，封鎖美麗的梦想，用自卑心來否定自己的能力。但是，自從孩子平安出生後，全然忘記懷胎害喜時，抱著馬桶、虛脫嘔吐的狼狽相，

再靜靜的看著孩子蜷曲的小身影，甜甜熟睡的模樣，忍不住寫下「嬰兒與母親」的心情筆記，於是，我開始與生命對話，不完美的人生，我怎能敗給淚水，每天都在純真的笑顏中，培育相信自己的心情，相信因不完美的人生帶來的體驗是充滿強大的爆發力。過去一直去、未來一直來，只有現在那些曾經幫助我、鼓勵我的人，那些曾經嘲諷我、看不起我的人，突然之間，在筆端下訴說溫暖的光影和沉重的陰影，交融在生命的篇幅裡，而生命歷程正因為以文字的視角看待記憶與過往，重新審視與面對人、事、物，在書寫中找到全新的思考與和解。

再回到歲痕斑駁的影像，依然孤獨靜默的時空裡，愛上畫畫，其實是一個偶然的相遇。第一次認識沈教授的自然鄉野風光作品，樸實的農家畫面，紅瓦農舍、田園樹景、門前水塘……，觸動兒時最美的印象。

生命之美，美在時空的寓意深邃；自然之美，美在最純樸的感動。起初，有滿滿的美學夢想與期待，然而，從練習繪畫中的臨摹到創作，必須要先掌控透視概念的視平線、消失點與消失線，再以光影明暗突顯層次，老師紮實的教我們學習繪畫心法與應用技巧，而我卻始終未曾在習畫中簽名過。美學心靈嚮往的是，記憶裡的故事情境，將回憶停留在美麗的畫作中，享受平凡生活中的每一天，享受每一個當下，不管是「過往」與「現在」都是成為自己的自我追尋。

誠如歌德成名作〈少年維特之煩惱〉裡的名言：「世間最純粹、最暖人胸懷的樂事，恐怕是莫過於看見一顆偉大的心靈對自己開誠相見吧！」記得，有一首歌，歌詞中寫著：「親愛的，回憶我們共同走過的曲折，是那些帶我們來到了這一刻，讓珍貴的人生有失有得，用新的幸福，把遺憾包著，就這麼朝著未來前進了……」娓娓動人的抒情旋律，歌詞的意寓，讓我想起自己的生命樂章。

然後呢？現在的我們，依然繼續勇敢前進，只要我們面對陽光，陰影永遠在我們身後。